

宋代理学教育思想的现代性反思：在守正与创新中构建启蒙教育新范式

杨秀英*, 刘艳杰
济宁学院, 山东济宁

摘要: 本文将宋代理学影响下的教育思想研究具体到宋代启蒙教育之上, 深入剖析宋代理学教育思想的内涵, 一方面能够明确在理学的影响之下儿童启蒙教育如何普及与发展的, 即社会思想体系、社会知识体系如何影响儿童启蒙教育体系的变革与发展; 另一方面也能够更为全面深入地挖掘宋代启蒙教育的丰富内涵, 寻找其与当代儿童启蒙教育的契合点, 将宋代启蒙教育的历史价值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迁移到新时代, 使其发挥儿童启蒙教育的参考、借鉴与指导作用, 并推进其进一步发扬与发展。

关键词: 宋代理学; 教育思想; 现代性; 守正; 创新; 范式

A Modernity Reflection on the Educational Thought of Neo-Confucianism in the Song Dynasty: Constructing a New Paradigm of Enlightenment Education through Upholding Fundamentals and Embracing Innovation

Xiuying Yang*, Yanjie Liu
Jining University, Jining, Shandong

Abstract: This paper narrows down the study of educational though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Neo-Confucianism in the Song Dynasty to the realm of enlightenment education during that period. It delves deeply into the connotations of Neo-Confucian educational thought in the Song Dynasty. On the one hand, this exploration can elucidate how children's enlightenment education was popularized and develop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Neo-Confucianism, that is, how the social ideological system and social knowledge system influence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ildren's enlightenment education system. On the other hand, it enables a more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excavation of the rich connotations of enlightenment education in the Song Dynasty, seeking the convergence points between it and contemporary children's enlightenment education. By doing so, it aims to transfer the historical value of enlightenment education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the inherent value of China's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ulture into the new era, allowing them to serve as references, sources of inspiration, and guides for children's enlightenment education, and promoting their further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Keywords: Neo-Confucianism in the Song Dynasty; Educational Thought; Modernity; Upholding Fundamentals; Innovation; Paradigm

1 引言

在宋代，伴随着理学的形成、发展与传播，儿童启蒙教育的逐步向市井庶民下沉，逐渐形成了宋代独有的启蒙教育体系，并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具体而言，宋代理学家们不仅注重著书立说，还致力于理学的传播与教育实践，从多元化角度对儿童进行启蒙教导[1]。如朱熹编写了儿童启蒙教学著作《小学》与《儿童须知》等，这对后世国内外儿童启蒙教育产生了长久且深远的影响；吕中撰写《启蒙训》，体现以孝道为核心的儿童启蒙内容；吕祖谦编写《少仪外传》，“为训课幼学而设”。以宋代理学为核心的儿童启蒙教学思想、教育著作与教育实践活动促进了启蒙教育的普及化、教育内容的多元化以及教学形式的多样化。在宋代的儿童启蒙教育中，除了伦理道德、生活习惯、处世之道、饮食起居等教育之外，还有身体健康、自我发展等儿童启蒙教育内容。如此丰富的启蒙教育内容不仅是宋代理学发展与传播所推动的教育体系的重构，亦对现在的儿童启蒙教育的守正创新具有积极的指导与参考作用。

2 宋代理学思想启蒙教育的守正：以儒学为基础的教育理念的坚守

2.1 启蒙教育的“身心”

在宋代理学家的启蒙教育思想中，“身心”是关于道德教育的探讨。首先，理学家认为“身心”是道德的本体，因为“宇宙即心”“心即宇宙”，因此身心代表从自身出发所认知与感受的万物以及对待事物的态度；其次，有的理学家们认为身心是感知内、外事物的主体，只有正身善心才能感受并养成良好的道德[2]。具体到启蒙教育中，应当以儿童为主体，通过有效的教育手段使其从自己的“身心”出发，感知伦理道德、感受忠、孝、仁、义等，从而基于逐步深入地认知将这些优秀的道德品质融入自身。儿童道德的养成不是依赖于灌输与被动的强制性教育，而是要使其以“身心”自觉关注与主动感受伦理道德，这是提升儿童伦理道德的必由之路。

2.2 启蒙教育的“知识”

在宋代理学家的启蒙教育理论中，“知识”就是儿童对抽象或具体事物的认知、理解与掌握。《大学》有云：“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其中强调了知识的基础性作用，并指出获得知识的途径在于格物。这一儒家思想受到了二程的极力推崇，并提出了“格物致知”的理念，这一理念得到朱熹等理学家的普遍认同。朱熹在此基础上细化了“格物致知”的内涵，认为知识应当在儿童自主研究客观世界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并且指出历史、字句、诗文、自然、名物等知识对于儿童的培养也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甚至在追求“内圣外王”的最高境界时，具体知识作用比抽象空洞理论的作用更大。“古先圣王为是之故，立学校以教其民，而其为教，必始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礼、乐、射、御、书、数之际，使之敬恭朝夕，修其孝悌忠信而无违也。然后从而教之，格物致知，以尽其道，使知所以自身及家、自家及国而达于天下者，盖无二理。”

2.3 启蒙教育的“行动”

宋代理学家的启蒙教育思想体系中，“行动”主要分为两个层次，一是身体力行，二是躬身实践[3]。其中，身体力行是指儿童在个性行为和社会活动中严格遵守伦理道德标准；躬身实践是指儿童有意识地将所学在日常生活中恰当地展现出来。如朱熹在《小学》中向儿童讲解抽象的伦理道德内容时，还结合具体的事例告知与引导儿童应当怎样去身体力行：“刘公见宾客，谈论逾时，体无欹侧，肩背疏直，身不少动，至手足亦不移”。刘公在会见客人时，即使客人久在不去，刘公始终恭敬地直立其侧，直到最后手脚麻木难以动弹，这表明其对宾客的尊敬。在躬身实践方面，宋代理学家们提倡“正心正行”，这从表面上看来是对伦理道德与行为举止的规范，但需要儿童从各个方面

躬身实践,如“衣服冠履”“语言步趋”“洒扫庭除”“应答父母”“夜行就寝”等,都有具体且严格的要求。由此可见,宋代理学家对于启蒙教育中的“行动”极为重视并提出了丰富的见解和细致的要求。

2.4 启蒙教育的“内外”

“内外”亦是宋代理学家对启蒙教育内容的一项重要论题。不同的理学家对于启蒙教育中的“内”“外”的阐释具有明显的差别[4]。其一,有的理学家认为“内”就是主体,“外”则是客体,“内外”就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其二,“内”为精神世界,“外”则是物质世界;其三,“内”为道德,“外”为事功。但理学家们的主流观点是兼顾“内外”的价值取向。宋代理学家们主张启蒙教育既要注重培养儿童的伦理道德,也要使儿童树立远大的志向并为国家和社会做出贡献。因此,启蒙教育要兼顾“内”与“外”,其中任何一方都不可或缺。在宋代理学家眼中,启蒙教育的“内”在,就是伦理道德、人性品质的修炼以及知识的积累、思想的升华,从而向着“内圣”的目标进发;启蒙教育的“外”显,就是自我奋斗的过程、待人接物的表现、追比圣贤的做法、经世治国的追求以及人生价值的体现。朱熹强调儿童对“内”要遵循伦理道德规范:“外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五伦,五伦不出乎仁、义、礼、智、信之性”;对“外”则应当做到“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是启蒙教育“内”与“外”相辅相成的基础。

3 宋代理学思想启蒙教育的创新:现代教育背景下教育范式的重构

3.1 中国现代儿童启蒙教育的根本任务:“立德树人”

在现代儿童启蒙教育中,“立德树人”是一项整体性、系统性的工作。宋代理学家认为,儿童道德的培育需要通过教育手段来实现,且启蒙教育的最重要内容就是伦理道德教育。“立德树人”始终

贯穿于宋代理学家的教育思想与实践中。司马光提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即“树人”的主要途径是教育,而教育的根本在于“立德”,只有通过“立德”才能够“树人”。因此,在现代儿童启蒙教育中,要培养儿童良好的道德品行,则就要通过教育手段培养儿童的爱国情怀、强化儿童的道德品质、开阔幼儿的见闻视野,增强儿童的文化素养、推动道德实践等方式来完成“立德树人”的任务。

同时,宋代理学家们强调道德修养的教育应当循序渐进地深入,并注重以“道德践履”,并且教育者应当为儿童积极作出表率,这也是落实现代儿童启蒙教育目标的重要手段。因此,中国现代儿童启蒙教育应当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儿童启蒙教育体系,以儿童的发展为中心,塑造儿童良好的品德、性格,从而为儿童的全面发展奠定基础。具体的实践路径是:第一,现代启蒙教育应当注重宋代理学家强调的“以仁养德”“以义明辨”,如此才能以“仁”的眼光看待他人,以“义”的视角分辨是非,从而匡正与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第二,现代启蒙教育不仅要引导儿童提升思想道德水平,还要使其敢于、善于参与到基础性的社会活动中,实现道德外显。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教育者才能发现幼儿道德的不足,幼儿亦能够通过自我检视反躬自省,从而更好地“立德树人”;第三,现代儿童启蒙教育必须注重儿童对国家与民族高度的认同感、责任感、归属感的培养。

3.2 中国现代儿童启蒙教育的根本目标:“人的全面发展”

宋代理学下启蒙教育的根本目标是“内圣外王”,而在新时代,如果我们依然按照宋代理学家在启蒙教育中提倡地注重儿童主体性,通过教育的引导,依靠其自觉、自发地提升道德修养、获得知识并外显于行,则难免有不切实际地生搬硬套之嫌[5]。但从客观角度而言,现代教育理论也提倡尊重学习者的主体性,依靠其主观能动性自发建构知识与技能,这与宋代理学家的启蒙教育思想在一定程度上

是相通的。

对于儿童启蒙教育而言，通过内在道德、文化与素养推动外在行动与能力的平衡是现代教育的必然要求。基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宋代理学家所主张的启蒙教育思想对现代儿童启蒙教育最关键的启示之一是：儿童启蒙教育不应当只注重儿童品德培养、性格的塑造，而是应当以儿童为主体，基于不同的儿童施加差异化的教育，以儿童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标，这一根本目标与实现目标的方法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从儿童个体“由外而内”再“由内而外”，“由物而已”再“由己及人”，“由环境及个人”再“由个人及社会”，只有如此，才能够循序渐进地展开儿童启蒙教育活动，并明确有力地指向“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目标。

同时，现代启蒙教育要强化儿童的心理素质与承压能力。《启蒙训》中也提出在启蒙教育的道德培育中要注重儿童意志力的培养。由此出发，则在现代儿童启蒙教育中，我们必须注重儿童的挫折教育与安全教育。依托适宜的环境，借助恰当的事件让儿童逐步认识挫折、接受挫折、应对挫折。挫折教育是以真实生活中的挫折情境为契机而展开的。《启蒙训》中提出了通过榜样的力量对儿童开展挫折教育的方法，这一方法在今天仍然具有显著成效。例如朱熹，其一生极为坎坷：官运不济，被人诬陷，连遭遇数次贬谪，但从不因之自暴自弃，一门心思推崇理学，投身教育。通过榜样的作用，让孩子们认识挫折、分析挫折并应对挫折。由此可见，在现代儿童启蒙教育中融入挫折教育，能够使其适应复杂社会环境，帮助儿童树立更为全面的价值观，增强其心理素质与承压能力，这是极为必要的。

3.3 中国现代儿童启蒙教育的内容：传统与现代的融合

宋代理学家所提出的启蒙教育内容中亦有诸多现代教育可取之处[6]。其一，以道德教育为主，这一教育内容迎合了现代教育“立德树人”的要求，但其中的道德应当是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体系；其二，洒扫应对，这也是现代儿童启蒙

教育的要求，只有让儿童在日常生活与学习中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适当参与社会活动，实现“知”与“行”的相互促进，相互发展；其三，历史人文。历史人文教育是儿童增加知识储备、提升人文素养的重要途径，但现代儿童启蒙的历史人文教育要从儿童角度出发，在具体教育内容的设置上使儿童易于理解、接受与感悟，而不是将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一笔带过；其四，自然名物。了解自然、认识名物是现代儿童必备的基本素质，相较于宋代而言，现代人对于自然的把握更为科学、准确，并且名物的类属更多，应当从儿童生活中基础的自然名物开始认起。

伴随着时代的发展，教育的内容也在持续丰富。相较于宋代而言，科学、社会、经济等方面的高度发展以及现代人智力的整体提高，现代儿童启蒙教育的内容要远远多于宋代启蒙教育的内容。下面就几个必须新增的基础方面进行探讨：一是科学素养。生活在科学高度发展的时代，科学素养对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现代儿童启蒙教育必须注重儿童科学素养的培育，使儿童能够从科学的角度看待事物、剖析并解决问题。二是信息化素养。当今时代是信息时代，儿童自小就应当拥有一定的信息化素养。信息化素养不足，则儿童不但无法紧跟时代，因此需要加强培育期信息化素养。三是思维能力。儿童启蒙教育要先行培养儿童的基础思维，如记忆、简单的计算等，而后逐渐向高阶思维的培养迈进，如运用知识解决生活中实际问题、运用经验总结出解决同一类问题的方法等。

3.4 中国现代儿童启蒙教育的原则方法：“内外并举”

虽然宋代理学家在启蒙教育中忽略了外在环境因素对儿童的影响作用，但可以肯定的是，理学家所主张儿童之所以能够通过学习来进德、修业，主要是依靠自觉、内省、行动来不断向“内圣外王”的境界趋近。在现代儿童启蒙教育中，教育的中心是儿童，一切启蒙教育活动都是围绕儿童而展开的。基于这一点，儿童教育的实施者必须认清自己在启蒙教育中的位置，做好儿童启蒙教育中的组

织者与引导者，而不是“灌输者”。由此出发，则现代儿童启蒙教育的“由内而外”，是以儿童为核心，通过一系列科学的教育方法，有效调动儿童学习的兴趣，使儿童自觉地投入学习之中并将能够所学转化为社会实践活动。只有从儿童的主体性出发，使其通过“格物致知”来提升自己，才能从自身层面更好地追求“人的全面发展”。

宋代理学家所构建的启蒙教育方法论中“居敬”“内省”是启蒙教育的重要原则与方法，虽然这些原则与方法强调了儿童的主体性、主动性与自觉性且在一定程度上与现代教育理论契合，强调了人的本性与个体的价值，但忽略外部影响对儿童启蒙教育的事实值得我们反思。因此，在现代儿童启蒙教育中，不仅注重儿童的主体性，还要注重外部因素对儿童的影响。如从复杂的国际国内政治角度出发，则就要在儿童启蒙教育中强化儿童爱国爱党思想的教育；从多元文化的角度出发，则就要在儿童启蒙教育中培养儿童辨别与抵御糟粕文化，崇尚优良文化；从社会角度出发，要在儿童启蒙教育中让儿童追求社会中“好”的一面，从“坏”的一面中反思自省。只有如此，才能实现“由外而内”地促进儿童全面发展，使儿童启蒙教育与政治格局、经济水平、社会主流思想、文化教育形态等相适应。对于现代儿童启蒙教育而言，培养与国家、社会、文化脱节的人是没有意义的。

4 结语

宋代理学影响下的启蒙教育思想不可能适应于

一切时代、一切社会，但是，我们对于教育的探索从未停止，无论是宋代理学家对文化教育的探索，抑或当今、未来任何人对文化教育的探索，其目标都归旨于对个人、社会、民族、国家发展的推动与追求，因此，包括宋代理学及其影响下的启蒙教育之中所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具有鲜明的“历史现代性”，这是古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要懂得珍惜，将其更好地传承、发扬、创新与利用。

致谢

本文系2025年度山东省人文社科课题一般项目《中国宋代理学对现代启蒙教育的启示研究》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 [1] 周扬波. 宋代家训与启蒙[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46(2): 34-41.
- [2] 李涛, 李欣. 朱熹《小学》及其注释本的刊布与流传述略[J].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2023(3): 53-57.
- [3] 韩伟. 论宋代的文人礼治模式[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 42(8): 126-132.
- [4] 孙赫男. 朱熹童蒙文献的理学传播意义[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2(2): 95-101.
- [5] 张鹏宇. 论宋代童蒙教育对宋代文学人才的培养[J]. 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5(1): 55-60, 83.
- [6] 周超, 金滢坤. 宋代理学对童蒙教育的影响[J]. 宋史研究论丛, 2021(1): 284-293.

